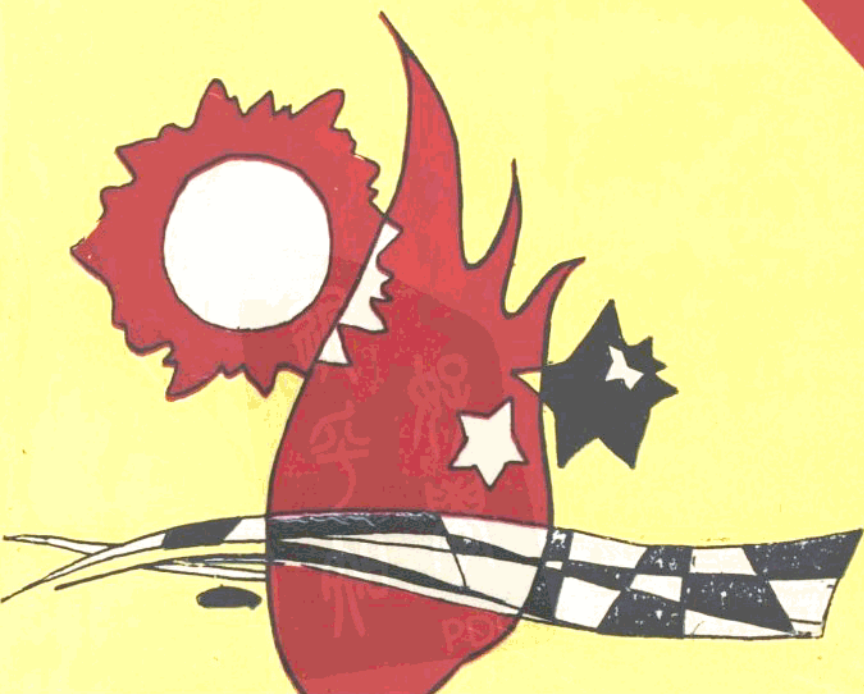


J

烽火集

河南人民出版社
马宏图著



序

林 召

因为喜欢杂文，也就认识了那么几位喜欢杂文的年轻朋友。这其中马宏图就是一位。当然，对杂文他不只是喜欢，而且在勤奋地从事于杂文的写作。在我认识的年轻朋友中，他要算是比较有收获的一位了。这本《烟火集》，就是他近年来发表在各报刊上的杂文的集结。

我同他认识不久，交往也不太多。但是，他给我的印象却比较深。每次打交道，他总是言语不多，但却显得实在而真诚；不说话的时候，更显出内向而沉思的神情。我的观察可能不准确，但是，我觉得这种气质对于写杂文却是很有好处的，甚或可以说是非常必要的。

为什么呢？

我以为，没有真诚，就没有杂文。因为，杂文是最真诚的文字。作为人，失去真诚，心里的热度就会冷却；作为作家，没有真诚，就意味着死亡。所以，瞒和骗同杂文是绝对的无缘的。而没有沉思，大概也不会有杂文。因为，杂文是观察与沉思的结晶。任何一位成功的杂文作者，他的杂文之所以能够成为杂文，除了必须经过精采的文字来表述以外，在这以前必须经过废寝忘食的思，神游古今的思，情深意切的思。所以，懒惰与浮泛同杂文也是根本对立的。

读了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似乎又进一步增强了我的这种印象。可以看出，作者是热情地、真诚地关注着现实生活的，并作出了及时地、多方面地反映。鲁迅先生说：“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我觉得，作者的文字是符合先生这个话的。而且所涉及的范围之广，思绪的得来之快，对于一位年轻的朋友来说，更是值得称道的。

作者是做报纸编辑工作的。由编报纸到写杂文，这是中国不少的杂文作者走过的路子。这个中奥秘，按廖沫沙同志的说法：一是“接触到的现实问题很广泛”，“无一不反映到我的头脑中来”；二是写评论是报纸编辑份内的工作，于是一些有志趣有追求的编辑，其所写的评论，有的“实际上也就成了杂文”了。当然，报纸的一般评论并不就是杂文，要写好杂文还需要掌握杂文的特点，写出“杂文味”来，也就是文采，也就是文学性，或曰文学性与逻辑性的融合，这中间就需要一个演化过程。对于这个集子，循序读之，是可以看出作者正在演化的轨迹的。我从来认为，思想是杂文的灵魂，而表现形式是它的血肉，这二者是不可分离、浑然一体的。所谓杂文特点、杂文味，是绝对不能同思想分开的。所以，这演化也绝不是单纯的表现形式的演化，而是从内到外的整体的演化。

从三十年代到现在，始终有人认为杂文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玩意”。但是，每一个真正的杂文作者都知道，写杂文并不容易。茅盾先生就谈过写杂文的“难”。他说：“太尖锐，当然逼不过；太含糊，就未免无聊；太严肃，就要流于呆板；而太幽默呢，又恐怕读者以为当真是一桩笑话。”所以，他

又说：“虽然因为也被‘逼’着写了这么几十篇，而每次都是一身大汗。”因此，年轻的朋友要决心同杂文打交道，那就要有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没有这个精神准备是不行的。而最重要的一点，我以为，是要能够在同困难的搏战中，自觉地不断地实现自我超越，从思想上到艺术上——在二者的统一上。尤如蛇蜕皮一样，蜕一次成熟一点，再蜕一次又成熟一点，直到最后。也可能有一些天才家不需要这样，那我就知道了。

作者追溯写杂文的最初缘起是受到鲁迅杂文的影响。这对于当今不少杂文作者来说，大概是共同的。人们在读鲁迅的杂文的时候，都首先强调它的战斗性，“针砭时弊”，“直面人生”。这当然是对的。但是，我觉得还应该注意到另一点，这就是他反复申明的“听将令”。他的“针砭时弊”，“直面人生”都是遵奉“革命前驱者的命令”。所以，他始终能够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在北京发生了反革命动乱和暴乱之后，再看一看当今的杂文队伍，我想，提一提这个问题，以引起人们的警惕，大概不能算是多余的。

周作人在《〈燕知草〉跋》中说过这样的话：“作序是批评的工作，他须得切要地抓住了这书和人的特点，在不过分的夸扬里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才算是成功”。如果我们不因人废言，那么，我觉得他的话还是有道理的。而我做不到。这原因较多，最根本的，是我对杂文所知无多。这里所写的，不过是一些印象和随感。但是，我是高兴的，因为我又同一位年轻的朋友作了一次思想的交流。作为杂文的共同爱好者，我愿借用屈原的两句诗，与作者共勉之：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我衷心地祝愿马宏图同志，在杂文的园地里，能够大展宏图！

1989年9月15日

目 录

春江水暖谁先知.....	(1)
想起了“鹅眼病”	(2)
谈“鬼”	(4)
谈“混”	(6)
说猫.....	(8)
也要有股“鳄鱼精神”	(10)
蜜蜂·牛·蚕.....	(12)
切勿“啮臂自啖”	(14)
“铁的风格”赞.....	(16)
善善恶恶的启迪.....	(18)
从“约法三章”说起.....	(20)
拒“礼”术考.....	(22)
春天般的温暖.....	(24)
宋定伯捉鬼的启示.....	(26)
陶奶奶与“UFO”	(28)
“面子”杂议.....	(30)
由哀骀它想起的.....	(32)
话说周礼荣的“比”	(34)
“二月茵陈三月蒿”	(36)
应知墙内花亦香.....	(37)

说“傻瓜”	(38)
重新寻找“贡献点”	(40)
李渔择医的启示	(41)
假如名落孙山	(43)
“护官符”	(45)
关于“乌鸦和狐狸”的遐想	(47)
赞小卒子精神	(49)
“拉绳取士”与文凭	(51)
人情与公害	(52)
要说“走麦城”	(54)
荡秋千的联想	(56)
知才与得才	(57)
“冷眼”小议	(59)
于此也糊涂不得	(61)
“荆棘冠冕”与“高帽子”	(63)
小杂感(一)	(65)
“读话”质疑	(68)
品一品滋味	(70)
耳朵·眼睛·嘴巴	(72)
“竹筒子”与“闷葫芦”	(74)
未可小觑“马弓手”	(76)
小杂感(二)	(78)
叶公好龙又一鉴	(81)
“红头”与“口头”	(83)
积小胜为大胜	(85)
另一种“并发症”	(87)

勿学“社会民主党人”	(89)
赞“第二个”吃螃蟹者	(91)
王熙凤的拍马术	(93)
说“狂妄”	(94)
小杂感(三)	(97)
看篮球赛一得	(100)
记牢自己是公仆	(102)
君子兰与盗窃犯	(104)
“留下买路钱”	(106)
树叶的哲理	(108)
“架子”辨	(110)
求“和”与求“同”	(112)
韩信出走原因别解及其他	(114)
诸葛亮用人一失	(116)
大锅饭养懒汉	(118)
“差不多了”吗?	(120)
为刘备鸣点不平	(122)
人才与资源	(124)
“化名”引出的感想	(126)
小杂感(四)	(128)
“不是神话”的思索	(131)
新“疑人窃钗”说	(133)
善哉,鼓励“报忧”	(136)
莫被“光环作用”迷惑	(138)
且说“一般人”	(140)
“同龄人”尤须成人之美	(142)

象田汝川那样讲信用	(145)
想起了一句老话	(147)
想到了秦孝公	(149)
循名而责实	(151)
闻“风”而动有流弊”	(153)
说“琢磨”	(155)
闲话“野路子”	(157)
从一件不愉快的事情说起	(159)
糊涂、明白拉杂谈	(162)
英模报告团给我们的启示	(164)
西门豹赴邺之前	(166)
对“党票”一说的议论	(168)
药膳的启示	(170)
“战战兢兢”与“手要发抖”	(172)
小杂感(五)	(174)
对付“对策”的有效对策	(177)
女比男强,幸福不长吗?	(179)
祝愿之后当如何?	(181)
绕道的联想	(183)
愿上钩的鱼	(185)
恶异之后当如何	(187)
骗亦有道与整治“水土”	(189)
访友偶感	(191)
也是“装腔作势”	(193)
无题随感	(195)
闲话“写字”	(197)

“离任诗”感思·····	(199)
芳名流向何处? ·····	(201)
小杂感(六) ·····	(203)
还是要有点真本领·····	(206)
说“夜” ·····	(208)
从“佛”座上跳下来·····	(210)
“条件”析·····	(212)
也谈“墓志铭” ·····	(214)
也说“宝钗得幸,黛玉失宠” ·····	(216)
“何妨之有”吗? ·····	(218)
破除“等级观念” ·····	(220)
说“磨”道“忌” ·····	(222)
改革断想·····	(224)
读书、童心及其它·····	(226)
师心以遣论·····	(228)
小杂感(七) ·····	(231)
对某些“反思”的反思·····	(236)
淡化·浓化·强化·····	(238)
现代“桃花源”的思索·····	(240)
顺口·顺色·顺过·····	(242)
荒诞与现实·····	(245)
领导应先做“弄潮儿” ·····	(247)
闲话“四二一”综合症·····	(249)
“择善而从”以外·····	(251)
球场“暂停”的联想·····	(254)
“独到之见”的思索·····	(256)

亮“牌子”	(258)
佛是人拜出来的	(260)
小杂感(八)	(262)
也谈“骂杀”与“捧杀”	(265)
说“帮闲”	(267)
“花落”何以“春仍在”	(269)
畏名说	(271)
劣酒得奖的思考	(273)
论“骂、怒、笑、喜”	(275)
《老井》获奖的思考	(277)
拆“庙”与减“神”	(279)
警惕“黄灯效应”	(281)
闲话“赶时髦”	(283)
“走马灯”与“烹小鲜”	(285)
情绪杂说	(287)
也谈“背景”	(289)
MBA的命运和“海南热”	(292)
时来天地皆同力	(294)
“见了酒就发抖”	(296)
有官岂可“一身轻”	(298)
当官与体重	(300)
抓辫子与梳辫子	(302)
“病”之妙剧	(304)
想起了陈嘉庚的预言	(307)
我看“鬼敲门”	(309)
丙崽的自辩	(311)

中庸与偏激.....	(314)
坏事变好事说.....	(316)
说“三令五申”	(318)
谏大禹三思疏.....	(320)
“大 A 先生”到处有.....	(323)
“官腔”当反.....	(325)
后 记.....	(327)

春江水暖谁先知

有人说，偏见比无知离开真理更远。这确是至当之论。无知表现为认识上的盲从，偏见往往误是为非，误非为是，歪曲事情的真相，而谬误便也由此产生。清人徐卓所著《荒鹿偶谈》一书所载“不喜东坡诗”的故事，就很能说明偏见的这种荒谬。故事说：

肖山毛西河生平不喜欢苏东坡诗，一日，友人汪蛟门举“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之句相难，说：“这样的诗还能说不好吗？”毛西河立即忿然说：“鹅岂比鸭子后知吗？”众人听了，捧腹大笑。

苏东坡之诗文，历来已有定评，无须赘述。即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一联，也早因其捕捉形象的细微，清新简约的诗意而成为千古名句。然而毛西河偏要胡搅蛮缠，难怪众人为之捧腹了！象这样论人衡事只凭个人一时好恶，失去了客观标准，陷入了形而上学，好就绝对好，坏就绝对坏，恰恰就是偏见在作怪。

愿少一些毛西河式的人物！

（1981年4月18日）

想起了“鹅眼病”

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都要和别人打交道。三十多年来，以我的所见所感，觉得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这种交道打得较好，较为融洽。经过十年动乱，一些人变了，变得爱发火，爱骂人，爱动拳了。对此，大约每个人多少都会有点儿体会。举例说吧：

医院的医生和护士都穿着白大褂，戴着白帽子，可有的人那语言远不象服饰纯洁，几句话能呛得你半天也喘不过气来；到商店买东西，你等了又等，问了又问，有的营业员同志看你也不看，大有“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的意味；还有那少数机关干部，高兴时，来两句官腔，不高兴就瞪大眼睛，训你两句。

无须多言，这种人是极少数，但却极大地违背了各自的职业道德。每当我看到这情景，我就会想起一个没作科学考证的传说：鹅眼的瞳仁很特别，世上万物在它眼里都很渺小，大牯牛象只小羊，人就更不在话下。所以，鹅总是昂首阔步，目空无物。我怀疑，这些人是否也患了“鹅眼病”。

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职业道德。还拿前三者来说吧，医生是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营业员要讲求文明经商；机关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总之，一句话，大家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怎么能那样去对待别人？假若机关干部去看病，

医生、护士去买东西，营业员去机关办事，别人动不动拿你出气，你心里能痛快？

关于待人接物，古人有一则明训，那就是《礼记》上说的：“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今天我们各行各业的同志，更应该切实做到从行动、态度、言语上尊重自己的工作对象，虚心热情，文明礼貌。果如此，那么“敬人者，人恒敬之”，人们之间的交道，就一定会比五十年代打得更亲切、更融洽！

（1982年3月22日）

谈“鬼”

谈鬼之风，自古有之。不独谈，且有专著。宋朝人李昉等编的《太平广记》五百卷，有四十卷是谈鬼的。最著名的大概要算清朝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和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了。

据说鬼也是形形色色的，有好鬼、恶鬼、大鬼、小鬼、吊死鬼、淹死鬼等等之分。但究其实，不过是子虚先生。谁个真见过鬼？所以现在相信真有鬼的人，大概为数不多。

然而，死鬼虽然不存在，活鬼却确实有之。他们成天鬼头鬼脑，鬼心思，鬼行动，在那里兴风作浪，玩弄鬼蜮伎俩。比如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分子，就是这样一批“活鬼”。他们的鬼行动，严重干扰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危害国家经济建设，腐蚀干部群众，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从经济上和政治上戕害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利益。他们委实是一批祸国殃民的“活鬼”。

冥冥之中的鬼，据说是青面獠牙，可怕非常。但你若不怕他，终究是阴不侵阳，邪不压正，鬼也就奈何不得你。纪晓岚写过一個吊死鬼。说一姓曹者，住在一个人家。半夜里有鬼进来，是个女鬼。他不怕。鬼披发吐舌，作吊死鬼模样，他笑说，头发还是头发，只是乱一些，舌头还是舌头，只是长一点，有什么可怕。鬼又把头摘下来，放在桌上，他笑

说，有头都不怕，何况没头！鬼没办法，只好溜走。

我看，对于“活鬼”，此着大可效法。“活鬼”中也有些很可怕的，如权大势重者，顶头上司等等。虽然他们不会张开血盆大口将你吃了，但他们会滥用手里的权力，将你压得窒息；若是顶头上司，他还可能制造一双合法小鞋或一顶帽子，找机会给你穿上戴上，使你深受其苦。这些，无非和那个女鬼披发、吐舌、摘头一样借以吓人而已。所以，要同这些“活鬼”斗，首先就不能怕。事实上，不怕“鬼”者终究还是大有人在的。譬如广东省潮阳县邮电局的普通工人、共产党员庄惜英；还有陕西省山阳县的普通干部张玉娥，……他们敢于挺身揭发顶头上司或有权势者的违法犯罪行为，不怕打击报复，勇敢地同这些“活鬼”进行斗争。终于将这些“活鬼”揪到阳光底下，戳穿了鬼伎俩，让人们认识了鬼样子。真理终究战胜了邪恶！

由此观之，人不怕鬼，鬼就怕人，人气盛了，鬼气就衰了。在同经济领域违法犯罪分子这些“活鬼”的斗争中，我看，应该大大提倡这种不怕“鬼”的精神。

（1982年6月20日）